



賴春菊在工作坊內的工作情景

原鄉好藝 | Native and Creative |

雕出個人記憶，刻出部落精神 都拉巴拉斯工作坊

Joining Personal Memories and Tribal Spirit: Chun-chu Lai's Leather Studio

採訪・攝影／林柏宏 Po-hung Lin・圖版提供／賴春菊

從傷痛走出轉機

「都拉巴拉斯」是一個排灣族的家族姓氏，有欣欣向榮、生機蓬勃之意。談及都拉巴拉斯工作坊的成立過程時，賴春菊的深邃眼眸難掩感慨。自幼與胞兄感情良好，因兄長從事建築業的緣故，賴春菊初入職場時也選擇水電相關工作，然而哥哥卻在一次工地意外中不幸辭世；突如其來的噩耗嚴重打擊了她，不過她並未消沉，反而接下哥哥尚未完成的工作，以虛心、謙卑的態度力排眾人的疑慮及輕視，此後她當了多年水電

工程師，證明了女性的堅強韌性。

但命運的顛簸仍未結束，不久賴春菊的女兒得了重症，整整兩年的時間，她在女兒病榻旁陪伴、鼓勵並祈禱，只是這回與死神的拔河最後仍告失敗。這場打擊重創了賴春菊的心靈，她陷入了低潮期，但也就是在此時，她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及往後的人生方向。

當時政府正在推動「永續就業工程計畫」，這個契機為賴春菊開啟了另一扇窗。她在這項培育與輔助就業的計畫中習得了琉璃珠、木雕、皮雕等多項技

藝，自此她的生活徹底改變。由於這些新技藝能夠兼顧家中經濟，賴春菊在摸索過程中特別認真、專注，長時間的投入所展現的成果，也令授課教師與周遭親友讚嘆不已。

「永續就業工程計畫」告一段落之後，瑪家鄉公所隨即委託她擔任皮雕技藝的師傅，希望賴春菊能夠與族中婦女分享相關知識與技能。就這樣，在許多貴人與家人的支持下，賴春菊逐漸恢復了以往的笑容，並在尋尋覓覓中看見了自己明確的生涯藍圖——就是在此時，她成立了「都拉巴拉斯工作坊」。不過，在排灣文化沐浴中成長的賴春菊並未就此自滿，成立工作坊後，她反而更勤加閱讀相關設計書籍，並積極向他人求教、精進、切磋，仔細觀察並臨摹花草樹木。她的目的不是別的，為的就是希望在創作中再現部族文化。她的努力備獲肯定，工作坊的名聲也就此遠播。

在工作中傳承文化

為了提供給學員舒暢、自由、無拘束的創作空間，都拉巴拉斯工作坊目前正擴大增建中，由賴春菊與當地婦女一同組成的手工藝團體——愛心小舖就是其中之一。由於自身經歷過一段艱苦歲月，能夠感同身受單親家庭需要什麼樣的幫助，賴春菊認為，比起給予，不如提供婦女們工作機會更有意義，這無論就實質面或心靈面來說，都能帶來充實感。這種面對命運不妥協的堅持所創造出來的一件件商品，也強烈表達出了傳統中有不凡的意念。目前工作坊不僅製作皮雕飾品，更善用排灣族人擅長的織布、刺繡、編織等專長進行共同創作，並彼此切磋、激發靈感，賴春菊期盼透過聚在一起工作的方式，族人們得以維繫與家人的親密關係，讓彼此了解自己並非孤軍奮戰。對工坊學員而言，都拉巴拉斯除了是學習皮雕的教室，更是充滿濃郁關懷的溫馨小家庭。



工坊內陳列的作品



應用複合媒材的皮雕創作



百合物語名片夾



鷹羽系列皮件



昂揚新綠肩背包

賴春菊還進一步將部落原有的傳統工法如刺繡、琉璃珠等統整結合。為了精進工作坊的質與量，她不以既有的口碑而自滿，反而將之視為一種前進的動力。她語重心長地表示，不了解排灣族文化的人，可能會認為工作坊做的無非是欣賞性的工藝品，其實不然！為了在今日資本主義的潮流中不被淘汰，工作坊積極進行突破性的嘗試，陸續製作出了細膩別緻的皮夾，用漂流木打造、具有特殊光影變化的燈飾，巧妙融合編織技術與皮革、展現創意的生活用品，兼容文化傳承及創新意念的工藝椅凳等，種種傳統部落風格與新時代精神的跨媒材結合，既展現了生活實用性與文化美學，更述說了她實踐理想的行動力。

問及這一路以來的信念從何而來？賴春菊指出，這終究是源於自己對皮雕的喜愛、對藝術的執著。自從成立工作坊那一刻起，她就不斷磨練自己創作的技藝及思維，而這些創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銷售。她用晚上或空閒之餘埋首於工作室，以和自己密不可分的排灣族民俗、部落景物為題材創作，作品充滿了濃厚的在地色彩與元素。賴春菊所雕刻的蝴蝶、百步蛇、族人及村中風貌，都是個人的親身體驗，這使其皮雕呈現特有的神祕氣質，也格外能引發共鳴，常從百家爭鳴的工藝品中脫穎而出。

此外，由於賴春菊對成品細節的執著，工作坊的藝品不需經由網路行銷販售，就能成為交通部觀光局送給國外賓客的伴手禮首



祝福之珠

選。面對訂單過多來不及製作的窘境，樂於分享的她委託工作坊夥伴們代工皮雕，因為她認為學員們的皮雕技藝已有相當的水平，而且她自始至終都抱持著「有福同享，有工作齊做」的理念，希望藉以將部落文化傳承、延續。

一刀一搥，詠唱記憶

皮雕的製作過程大致上有兩種手法，一種是使用雕刻刀在皮革上切割產生出花紋，另一種是使用鋼錘敲打刻印在皮革上。素材的選擇是重要一環，不同皮革有不同的延展性與韌性，所呈現的樣貌更是多元。賴春菊說明，一般較常見的皮雕畫選用牛皮居多，牛皮具備細緻的紋理與高

度韌性；豬皮則較為堅硬，適合用來製作皮件。配合媒材的特性加入敲、刻、扭、拉、摺等技法，一層層堆疊輪廓，才能逐漸形成一個圖騰、一幅景色、一則寓言，創作者必須在腦中多次推盤演練才有辦法製作，暈染色料的技術更需要長時間的經驗累積，才得以掌握皮革的吸收狀況及色彩變化。為了使皮革不易磨損，賴春菊還以手工方式縫邊。這一道道繁複手續，就足以透露創作者所投入的心力及熱情。

排灣族本身就是具有豐富文化與別緻藝術品的族群，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，無不見精巧有致的器物與服飾，上頭刻印或繪有與部族精神有關的圖紋。而在賴春菊的作品中，我們不難發現百合花的身影，為了呈現百合花的純潔，染色時她特意採用漸染技法處理花瓣四周，以營造不可冒犯的貞潔感。她的陶壺圖紋也刻畫細膩，瓶身部分使用染料加重其立體層次，並輕輕敲打以仿製出蛇腹紋、蛇背紋等陶壺肌理。排灣族人自稱為「百步蛇的傳人」，深信百步蛇為祖靈的象徵，其圖騰在過去不可隨意使用，僅有頭目居所才能夠將刻有百步蛇圖騰的雕刻品掛在屋簷下，以彰顯其身分地位；然而在今日的服飾及雕刻上，已隨處可見百步蛇的蹤影。

對賴春菊來說，創作似乎是一種心靈療癒，讓她得以擺脫過去的陰霾。她的創作不單單是為了生計，而是將其融入生命中，將自身所聞所見點滴匯聚，形成涓涓河流，供後人取飲。她將自己最熟悉的原生文化轉化為現代設計中的色彩、圖騰、甚至將對人事物的心意投注於創作之中，透過作品，她彷彿述說著流傳至今的一則則傳說，皮件上的一刀一搆，正是對部族精神的不絕詠唱。¶